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雍正劍俠圖

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饒林寶 豺狼子毒鏢打恩師

上回書說到：神鏢手袁泰引狼入室，恩收林寶，請醫生調治他的疾病。

足有半年的工夫，林寶病體痊癒。人家袁家父女對他照顧得又好，吃得又合口味，使這孩子很快恢復了正常發育。林寶長得十分俊美，跟秀英姑娘青梅竹馬，整日相隨，盡情玩耍，他比姑娘大一歲。這天，老鏢師袁泰非常高興：「林寶呀，你願意學武嘛？」「孩兒當然願學，可是誰教我呀？」「嘿嘿，老夫就會武藝，你在我家這段時間，我看你還不錯。得啦，我收你做個徒弟吧。」林寶非常高興，急忙趴地下磕頭。

打這天起，袁泰給孩子盤腰窩腿站架子，慢慢地又教他打拳、軍刀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間就是十年。林寶十八歲，小伙兒長得很體面，又有一身的好武藝，眾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兒叫「白玉人。」

姑娘也十七了，出落得跟水蔥似的，也有一身的好本事。但是袁泰把自己拿手的刀和鏢都教給了林寶。老頭滿意地對林寶說：「再過二年哪，我就把閨女給你。將來生兒育女，就繼林袁兩家的香火。」就在這個時候，發生了一件事兒。林寶跟本城的一些壞人勾搭在一塊兒，黑天白日背著師父要錢。

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對賭博沒有經驗，非輸不可呀！輸了有幾百兩銀子。這件事叫章成錦知道了，馬上找了袁泰：「哥哥，我聽說林寶這孩子在外頭身染下流不學好，功夫雖然不錯，但他淨上賭場兒賭錢去呀，不是押寶就是推牌九，您這日月房子地跟著動啊！您應當好好兒地教育教育他。」老頭兒想了想說，「是得教育。」

有一天吃完飯，袁泰知道林寶上賭局去了，老頭兒也跟著去了。進屋叫道：「林寶哇！」林寶臉色兒都嚇白了，街坊鄰居都認得袁泰。「哎呦喝，老鏢師。」有叫大爺的，有叫叔叔的，有叫爺爺的。袁泰對這些人可說了：「諸位跟我這孩子不錯，應當把我孩子引入正途。要錢，不是個行當吧？莊稼人土裡求財，靠天吃飯，掙幾個錢不容易，難道說就這麼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門兒賭，把一年辛辛苦苦掙的倆錢兒都輸光嗎？嗨嗨，眾位，大家喜歡，我袁泰管不了，只希望眾位爺兒們今後別跟我的孩子一塊兒來。」老頭接著又問林寶：「你都短誰錢哪？」林寶說短誰短誰，輕輕一攏，二百三十多兩。

「好吧，都跟師父家裡拿錢去。」老頭兒到家裡把銀子拿齊了，短誰給誰。

打發走了眾人，這才說：「寶兒啊，你在這兒十幾年，功夫也很不錯了。我又沒仔沒倆，秀英是個女的，將來支應我這門戶，需要你啊！沒想到你身染下流不學好，這可不得了！我希望你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今後不要再要了。」

「您放心吧，師父！我不要啦。」林寶好像一咬牙記住了，可沒多少日子，故態復萌。他跑到寶局，又輸了不少的錢。

袁泰知道了，又來了一問，短誰的、短誰的一說，又是一百八十多兩銀子，拿來還了大伙兒。「我再說一遍，眾位今後不要跟我孩子再要錢了。」

把林寶領家來，又規勸一番。不料想第三次他又耍上啦！老頭兒可就急了眼，到寶局堵上了。「林寶，你怎麼屢教不改啊？」老人家就給他一個嘴巴：「你不爭氣呀！」說完了，轉身回家。林寶一想：你姓袁我姓林，不錯，你教我能耐，可當著這麼多的人，你給我一個嘴巴，嘿！姓袁的，你太難為人了！

有一次，老頭兒出去了，家裡就剩下林寶跟秀英。林寶對秀英說：「妹妹，你看見沒有？老爺子前些日子打我，我不往心裡去，我的命是老爺子救的，我這身能耐是跟老爺子學的，飲水思源。再說老爺子也有話，再過一年半載的，給咱們兩人一辦事，將來生兒育女……」剛說到這兒，秀英把臉沉下來了：「你說這個幹什麼呢？讓我嫁給你，告訴你，絕不可能！」「哟，妹妹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說你不樂意嗎？咱們倆一塊兒，耳鬢廝磨十年了，我林寶是怎麼回事兒你也知道……」說著，他就要動手動腳。正在這時候，老頭兒袁泰進院了：「秀英啊！」「哎，爹爹。」嚇得林寶一哆嗦，抓個茬兒出去了。姑娘見著老頭兒，眼淚下來了：「爹呀，今後您少出去，我瞧他可有點兒行為不正啊！」袁泰自信地對女兒說：「我看了他十年啦，不會看錯，這個你只管放心。」「爹呀，您應當聽我的，您要聽我的，將來就要得苦果子啦！」「沒什麼得苦果子的，諒他也不敢！」

當天晚上，老頭兒來到前院，見林寶在屋裡坐著呢。便道：「孩子，從你八歲進我的門，師父沒拿你當過外人哪。你在我家一晃十年了，老夫我待你不錯，原先我說過，我死以後讓你掌管我的門戶，把你妹妹許配給你，誰想你不成才。我看呀，如果你真不成才，原先的話就作為罷論。你翅膀也硬了，謀個衣食也不成問題，有你這身能耐也能吃飯，你走吧。」林寶「撲通」一下就跪下了：「師父，您別價，這是在您跟前撒嬌哪。您說要錢的事，原先我也不乾，他們非拉我去，現在孩子知錯了。」「嗯，要是這樣嘛，還不錯。」但老頭從現在起對林寶的一切就有所監視，銀錢上也有所控制。誰知這林寶花錢一緊，覺得有點為難了，凡是袁泰好的、厚的，他都暗中借了錢，最後還跟章成錦借了五十兩銀子。一晃日子不多了，他說還是還不了，章成錦就找來了，說：

「哥哥，林寶背著您在外面跟我借錢，您知道嗎？」

「啊！我不知道啊，他有什麼花銷？」「他在外面借了有幾百兩銀子，都隨手花掉了。您這麼小的日子可不夠花呀！看來我把這孩子介紹給您是我的錯兒。」「不，不能這麼說。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？一是這個孩子他自甘墮落；二是愚兄我教育不嚴。」哥兒倆說了會兒話，章成錦就走了。

林寶借了許多銀子，幹什麼去了？原來，在西門外八里地有個小尼姑庵，這個庵叫「篩月庵」。老姑子吃齋念佛，只管念她的經。她收了個徒弟叫鳳清，這個小姑子是個不守清規的女人，勾引了林寶，為了讓林寶來去方便，就暗示林寶把老姑子給殺了。果然，老姑子一死，她自己就當了篩月庵的住持。

這天晚傍晌，林寶回來了。吃完了飯，袁泰也真沉得住氣，說道：「林寶啊，這些日子師父也沒問問你，你手頭緊不緊？由於上兩次你在賭局輸了錢，師父我責備了你，細想起來，老夫我偌大的年紀，只有你這麼一個頂門立戶的男子漢，這不是多管嗎？你手頭緊嗎？」「師父，這些日子，手頭……」

「說實話，緊不緊？」「不夠花的。」「你都跟誰借錢了？」剛說到這兒，林寶「撲通」跪下了，「師父，我對不起您，沒想到我又給您捅了不少漏子。我花錢跟流水似地慣了，就忘了師父的錢也來得不易。我跟您的親戚朋友借了不少錢，人家都看得起我，我可還不起人家。」「嘿嘿，不要緊，借了多少錢？」草草地拿筆這麼一算，三百兩左右。袁泰不露聲色地道：「孩子，錢，咱們該知道來得不易。老夫我這麼大年紀，打你八歲把你領到這兒，教給你文武兩科技藝，雖不指望讓你三十年後望子敬父，但我也希望你有謀一席之地，早晚有碗飯吃，不至於凍餓而死。沒想到孩子你沾染下流，越來越壞，親戚朋友能隨便借錢嗎？我希望你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明天，咱父子倆還帳去。」

第二天一早起來，老頭子拿著銀子，跟著林寶還帳去了。到哪個朋友那兒，都抱歉賠禮，把銀子還給人家。林寶表面上服從，實際上他心裡暗暗咬牙，袁泰呀袁泰，你這麼大年紀，行將入木，難道說你忘了死嗎？將來你這家產是我小太爺林寶的！你的閨女是我的，難道你忘了嗎？小太爺花你倆錢你還有點不樂意！林寶暗暗記恨在心。時隔數日，一天吃完早飯，老頭到城北訪朋友去了。林寶見袁泰走了，內宅只剩下袁秀英。林寶轉身往後走，越過屏風門，直奔北上房，挑簾進來看，姑娘正暗自悲泣呢。秀英想：林寶這個男人不是個好東西，雖說爹爹把他欠的銀子都給還了，可他還經常招搖在家裡，既然如此，爹您怎麼能撇下女兒一個人在家裡呀？姑娘正想著呢，見林寶進來了，紅臉地道：「師哥，老爺子出門了，你怎麼不在外面應著門戶，到內宅來幹什麼呢？」「妹妹，你這兒幹什麼呢？」說著，樂呵呵地就偎上來了：「嘿嘿，妹妹，你明兒給我做雙襪子吧。上次我跟你說過，老爺子把你的終身大事許配給我了。我看妹妹咱們倆真是天生一對，地造一雙。」

你跟老爺子說說，擇個日子，咱們倆辦了婚事就得了。」這時，林寶雙手一摟，就把秀英抱起來了。姑娘心裡怦怦直跳，氣生兩肋，用手指點：「林寶，你這人面獸心的壞東西！我爹爹待你像親生兒一樣，你忘恩負義！你給我出去！」姑娘正言厲色地罵他，林寶反而樂嘻嘻地道：「妹妹你罵我，可我疼你，不往心裡去。妹妹，這會兒正是個好空兒，你就跟我……」說著，就把秀英抱在牀上糟蹋了。

猛然間，院子中有人說話：「姑娘，你師哥上哪兒去了？」這一下差一點兒沒把林寶給嚇死，正是神鏢手袁泰回來了。原來城北仁義屯，有個武術家跟老頭子是過命的朋友，此人姓任名元，江湖人稱「清風羽士」。任元不僅是內外兩家功夫好，而且人品也好，學問也好，並且他使一對亮銀鏈子鏢，功夫玄妙。老頭是訪他去了，想把自己的事兒跟任老義士提提，出了城門一琢磨：哎呀，袁泰呀，你這麼大年紀老糊塗啦，林寶已經不是個好東西了，你怎麼還給他時間呢？萬一姑娘受了他的什麼侮辱，十七十八的姑娘，你讓她死呀還是活呀？想著就回來了。過後院一喊，林寶出來，「噔噔」地往前面跑，袁泰來到房中一看姑娘落淚如雨。問：「孩子，你怎麼了？」姑娘只是哭。出了這種事情，姑娘怎麼能啟齒呢。老頭問急了，道：「孩子，你怎麼就不說呀？」「您還讓我說什麼？我這麼大的姑娘受了他的侮辱，難道說我還能活著嗎？爹呀……」神鏢手袁泰明白了，不由地怒從膽邊升起：「林寶，小畜生，我待你這麼好，你怎能恩將仇報呀！」袁泰轉身來到前廳，挑簾籠進來。林寶心懷鬼胎，見老人家臉色鐵青，林寶明白了。袁泰破口大罵：「你這個衣冠禽獸，形同梟獍的畜生！我們父女待你不錯，想不到，你卻恩將仇報，你這個惡賊！」說道，一拳打將過去，林寶卻「噌」地把鏢掏出來，一抖腕子，照袁泰投過去。「砰」地一鏢，正打在老袁泰的喉嚨咽喉上，「啊！」一聲慘叫，老英雄一晃身，「撲嗵」一聲倒地身亡了。姑娘正從後院趕來，眼珠子都紅了，忙操起一把刀：「林寶哇，想不到你恩將仇報，一鏢將我爹爹致死！我跟你拚了！」蹦過來就給了林寶一刀。林寶往旁一閃，拿刀一擋：「丫頭，你還要跟我動手嗎？乖乖地俯首貼耳嫁給我，咱們就說老頭得病死了。不然的話，你還跑得你小太爺林寶的手心嗎？」姑娘峨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：「林寶，我功夫不如你，我只有到陰曹地府去告你。」說完一掉臉，往台階上頭朝下「叭噠」一聲，只見腦漿迸裂，萬朵桃花開，大姑娘碰階而死。

鏢打恩師，逼死師妹，林寶一想，我快走。他從老頭銀櫃裡拿了不少銀子，放在包袱裡，斜插一背，把刀帶好，飛身形上房就跑了。沒想到清風羽士任元來了，他將近六十，花白的頭髮，花白的鬍鬚。功夫好，沒帶兵器，就帶了點錢，打家裡出來，溜溜達達直奔會稽城。順北關進北門，就來到了袁家門口，輕輕地一叫門：「唔呀，林寶，我說開門哪！」叫了好幾聲，也沒人言語。任元一想：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老哥哥你把門開開，秀英姑娘，你把門開開！」喊乾了嗓子，沒人言語。任元就奔後牆去了，看了看四外無人，一拔腰就上了牆，心說：他們家不能沒人吧，老哥哥不在家，林寶不在家，還有姪女袁秀英呢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等老人下來一瞧，可把任元給嚇壞了，袁泰喉嚨咽喉上還插著一隻鏢。任元自語道：「這個賊人棄凶逃跑，真乃可恨！這是哪一個乾的？我不能在這兒呆著，得快把地方找來。」

北門裡的地方姓韓，叫韓高生。時間不大，把韓高生給找來了。「哎，任老義士爺，您有什麼事？」街坊鄰居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。孀子大娘，有搖頭的，有掉淚的，有看著姑娘素常一往挺不錯的，怎麼死了呢？任元道：「唔呀，韓高生啊，現在我看沒別的辦法，我們都在這兒等著，你趕緊去報案吧。」韓高生看了看這兩具屍體，就直奔會稽城的縣衙門去了。

會稽城的縣太爺姓鄭，叫鄭文秉。鄭大老爺二十五歲登科，二十八歲登甲，科甲出身，榜下用的知縣。鄭太爺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。韓高生來到衙門口，門口這兒站著好幾位官人。「喲，韓爺，韓爺！」「眾位辛苦，今是哪位值班呢？」「今兒是王忠王班頭。」韓高生一進來，值日班頭王爺站起來了：「韓高生，你怎麼這麼閒在，有什麼進財的買賣找我呀？」「有進財的買賣我早找您來了，我這些日子手頭緊著呢，沒有進財的路。」「那你今天來幹什麼？」「今天我來報一案。」「你報什麼案？」「王頭，咱們北門裡出了兩條人命。」韓高生如此這般，從頭到尾講了一遍，王忠和幾位官役臉都嚇白了。王忠王班頭轉身往裡走，剛到二門這兒，打裡面跑出個書童：「哎喲，王班頭，有事嗎？」「請問大老爺現在是在內宅呢還是在書房呢？」

「大老爺正在書房喝茶呢。」王忠來到書房門前站住，等裡面傳話。「進來！」

王忠挑簾籠進屋道：「下役王忠請大老爺安。據北城的地方韓高生前來報案：神鏢手袁泰是咱們縣裡頭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他們父女兩人，不知道怎麼的被人害死了，兇犯已逃走，地方上發現後前來報案。」鄭大老爺聽了一愣，一捋頷下墨髯：「想不到在我的治下出人命案了，老袁泰我可知道啊。人家老義士神鏢手袁泰住在咱們會稽城，咱們這兒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你馬上讓韓高生回去，準備驗屍場，搭起棚來。傳我的話，讓衙役們準備大轎，馬上帶著書辦、招房、仵作等前去驗屍。」鄭大老爺趕緊更換官服，頭上戴著紅纓帽，身穿七品四方補服，腰繫涼帶，青中衣，五分底的官靴。準備就緒，大家一齊往外走。韓高生已經回去了，王忠侍候著大老爺上了轎，有四衙陪著，帶著三班人役，大班頭陳虎跟著，一同來到北門裡袁泰家的門口。

大老爺下了轎往裡走，屍場上早已草草搭起了一個大棚，正當中的虎坐門樓，就作為大老爺臨時辦公的地方。大老爺乘公一坐：「來呀，帶地方。」

韓高生趕緊來到切近：「地方韓高生請老爺安。」「韓高生，起來講話。」

韓高生拿袁泰的死屍作為證據，如此這般一說。最後，任元跪乘道：「我想為兄長報仇，為太爺完結此案，請太爺這裡出票下來，我要做這義務班頭。」

縣太爺道：「任元，果然你生就俠義之性，補國家王法之不足。很好，很好！將來事成之後，本縣一定重金嘉獎。仵作何在？」「在。」「馬上驗屍！」

書辦趕緊把屍格準備好了，仵作相驗，書辦填屍格。先驗袁泰，把鏢取下來，鏢上還有字。再驗姑娘，驗了驗，姑娘的身上沒有什麼傷，就是腦門子塌陷了，因為這是在台階上撞死的。老頭子是一鏢給打死的，別處也沒什麼傷。

一樣一樣填好了，這才交給太爺過目。太爺看完後，發現這鏢上寫著：白玉人林寶。「任元，這白玉人林寶你可認識？」

「噢！太爺，您怎麼問起林寶來啦？」「因為這鏢上的字是白玉人林寶。」「唔呀！」任元可急了眼了：「啊，太爺，這個混帳王八羔子。他本是本地林儒生夫婦之子。林儒生夫婦染上時疫而死，剩下一個八歲的孩子在街上要飯，又長了一身膿疱疥，眼看著他病餓而死。我的哥哥袁泰把小冤家帶回家中，治好了傷養好了病，又教他一身武藝，收作自己的徒弟。沒想到屈指算來已經十一年，小冤家他忘恩負義，鏢打恩師，逼死師妹，並且棄凶逃跑，實屬可惡。太爺，準是這個混帳王八羔子！」這時，鄉親們才知道這是林寶乾的，各個都恨得咬牙切齒。

縣太爺命道：「你馬上和鄉親們一起，埋葬父女倆，會同韓高生，共辦此事。然後到公衙領一份海捕公文。」「好，太爺，草民聽命了。」縣太爺擺手，帶著三班回轉衙門，他立即寫了一份海捕公文，可以越境，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算。蓋上大印之後，交給任元，又從自己的腰包裡拿出二十兩文銀：「本人欽佩你的行為，這作為嘉獎當路費，以捉拿賊人白玉人林寶，讓他歸案。」

「謝過大老爺。」任元把公文及錢都帶好了，打官衙裡出來。任元先圍著這會稽城訪了幾天。

老義士琢磨，他殺了人了，也知道老百姓都恨他，他還在城裡嗎？既然有海捕公文，我不如到外地去訪。這樣，任元回到家中安置了一下，稟明了老母親，老太太也樂意。任元把鏈子鏢帶好，銀兩路費打在小包裡，把海捕公文帶好了，越境捕盜，可就從浙江往北來了。過了長江，來到蘇杭三江地面，再往北走，來到徐州銅山，來到山東又到了北六省。走臨清，奔德州，走河間，奔霸州，最後往北京來了。

來到北京城，住到關廟一個店中，每天查尋，萬一在北京城把林寶拿住，也未可知。今天，任老義士爺來到了前門，看到前面圍了一大圈子人，進來這麼一瞧：前面有一個檳榔鋪，看見一個穿黃格紗袍捻檳榔的。任老義士爺心說：只不過是一種鷹爪力，在眾人面前嘩眾取寵。你把人家的檳榔都給捻碎了不說，也耽誤人家的生意，影響人家營業。任老義士爺這才過去捻那人的黃格紗

袍。

這個捻檳榔的也是會稽城人氏，住南門外四十里地。那兒有個小村叫隱賢村。此人複姓歐陽，單字名君，江湖人稱神龍手歐陽君。掌中一對亮銀鏈子鉞，內外兩家功夫具臻絕頂。他跟任元誰都知道誰，但是誰都沒訪過誰，這叫對兵不鬥。武林當中，在他們之前有一位老前輩叫小方朔歐陽德，這個歐陽君就是歐陽德的後代。這天，吃完早飯以後，底下人進來對歐陽君說：「老員外爺，您的表兄章成錦章老先生來了。」哥兒倆見過面，行過禮坐下了。「唔呀，老哥哥您找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章成錦唉聲歎氣：「表弟呀，我有一件對不起人的事，你得幫助我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不然的話我死了也對不起人哪。」就把城裡頭林儒生夫婦死後，有這麼個孩子如此這般……，最後道：「他鏢打恩師，逼死師妹，棄凶逃走，萬人動怒。有仁義屯的清風羽士任元自告奮能，要捉拿白玉人林寶，可林寶是我給介紹的呀，當初我要知道他這樣，還不如讓他凍死餓死呢，沒想到他恩將仇報。表弟，你得給我幫個忙啊！」歐陽爺搖了搖頭：「老哥哥，這件事我是不能管的。」「啊？你為什麼不管呀？」「如果我要答應你，我就得把林寶拿住，讓他歸案。如果我辦不到的話，受人之托，不能忠人之事，言而無信，那我就枉為義士。」

「表弟，本地區發生這種逆倫事情，你不管，難道說你就夠英雄了嗎？」「唔呀，老哥哥，我可以充耳不聞嘛！我為什麼不應哥哥你，你可想一想：第一，我沒有地方公文，我拿到了人，官憑文書私憑印信，我往哪裡交待？第二，林寶我也不認識呀，即便我跟他走到對面，我也不曉得他呀。」「我跟你說，這林寶長得一人來高，臉兒似長不長，似圓不圓，似黑不黑，似白不白……。」

「不要說啦，這話說了半天管什麼用呀？都是一人來高，你也一人來高，我也一人來高，他也一人來高。」章成錦耍賴了：「你必須管，不管不成。路費由我來掏。」「錢嘛，那是小事。」「表弟身為俠義，見到這事你不能見義勇為，那還稱哪家的俠義？那成了瞎義了！」「不管怎麼說，我是不認識他呀。」「有很多朋友都認識他，我在這裡跟你說說，再帶你到別處訪訪這些認識他的人，大家湊起來讓你腦子裡有個輪廓，見到林寶能認識他就行了。」歐陽君無奈，把自己的亮銀鏈子鉞帶好後，章老先生帶著他到各處訪問。

兩人走出門四五里地，北面有個樹林，就聽見樹林裡有人喊：「章大哥，章大哥！您站一站，您幹什麼去呀？」歐陽君和章成錦都站住了。打樹林裡出來個人，也就在二十幾歲不到三十，圓方臉，重重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矮胖子，穿著一身藍，辮子盤著。章成錦這麼一瞧，噢，認識。這個人是北門裡何記布鋪的掌櫃，姓何，名字叫何瑞生。他在北門裡開了一個一間門臉的布鋪。現在北門裡出了袁泰家這麼一件事，何瑞生心說：林寶哇！袁老頭父女對你多好哇，你恩將仇報，你是衣冠禽獸哇！我姓何的逮著你，嘿！我不打你，我也不罵你，非拿修腳刀修你不成！你辦的這叫什麼事？小子我非找著你。剛巧這一次，他打西南來，要回城。他走到這片樹林就聽見樹林的北邊喊：「合字，我給你戳的那朵呢？你給我得了。」「這還行啊，別把我也搭進去啦。」何瑞生趕緊藏在一棵大樹後頭，往北面一看，見白玉人林寶旁邊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拿著把小鏈，辮子盤在腦袋上，反正也不是個好人。何瑞生這個樂啊：林寶呀，該著你打官司！這回，你的腦袋就得掉下來了！

林寶怎麼沒走呀？他走不了呀，因為節月庵有個不守清規的尼姑鳳清還拉著他呢。林寶沒辦法了，便來到城西王家營一個叫王均的朋友家。林寶一叫門，王均把他帶進去問：「你有什麼事呀？」「哥哥呀，我求您來了，您給我指條明路。」「怎麼啦？」林寶就如此這般這麼這麼回事一說。王均一聽，心說：這小子喪盡天良呀，我是個臭賊，你辦出這事連我都不如！我本應當把你拿了，可惜我沒這麼大能耐。「哎呀，兄弟你怎麼辦出這事來？」

林寶說：「那沒法子，我趕上這事了，哥哥你得給我指條明路。」「兄弟，會稽你可不能呆了，你得遠走高飛。過個三年五年風聲下去了，你還可以回來。不然的話，你在這非得被抓住不可。」「那您說我去哪兒，我舉目無親哪！」「這樣吧，我給你寫一封信，你去北京。德勝門外二十里有個小村叫甜井村，甜井村住著我的一個朋友，叫關子良，他是專做南北東西四路飛虎廳、二十州縣的買賣，坐地分贓。他是個人物，你到他那兒做個伙計，在北京忍個三年二年的。」「行啊！」破壞星王均把信寫好了，林寶把信收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今天王均正碰上他，說：「你要不走，可把這信給我，你又讓節月庵的小姑子給迷住了吧？」王均與林寶的對話，何瑞生都聽見了。林寶說：「哥哥，那麼……我到節月庵跟她說一聲，馬上就奔北京，哥哥您放心好了。」

說著話，林寶打這可就奔了節月庵。何瑞生一想：我找我哥哥去吧，我有心動手，可乾不過他。甭說倆，一個我也惹不起，我把哥哥齊舉齊大鵬找來，讓我哥哥對付他。何瑞生從這撒腿奔齊家營，沒想到剛跑出樹林就碰上章成錦了。章成錦說：「你別去了，我給你介紹介紹，這是我的表弟，隱賢村的神龍手歐陽君。」又對歐陽君說：「賢弟，他是北門裡何家布鋪的何瑞生。」

何瑞生道：「哎喲，您是歐陽義士爺。久仰您的大名，我給您磕頭。」「哎呀，兄弟，起來起來，不要客氣，你准知道這個林寶去節月庵了？」「這個沒錯了，您哪！」歐陽君對章成錦說：「哥哥，你回家吧。」又對何瑞生說道：「你也不要找齊大鵬去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」「那太好了，事不宜遲，咱們哥兒倆趕緊走。」何瑞生心說：我跟我師哥齊大鵬練了好幾年了，能為大小不提，我這腳程可很快呀！嘿，我跟他賽賽腿，瞧瞧神龍手歐陽君的腿有多快。「歐陽義士，咱們哥兒倆可得快著點兒。」「我可以跟你快點兒走。」

何瑞生撒腿就跑。一邊跑一邊看，老義士腳底下如同閃電，「噌」地一下就竄到前頭去了。這樣，兩人來到節月庵，神龍手歐陽義士施絕技要捉拿林寶。